

当 / 代 / 世 / 界 / 文 / 豪 / 书 / 系

巨匠丛书



我一生中的书

HENRY MILLER

亨利·米勒全集

2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我一生中的书

HENRY MILLER

亨利·米勒全集

23

[美] 亨利·米勒 / 著

杨恒达

樊红 / 译

袁媛

时代文艺出版社



序 言

本书在今后几年中将达数卷之多，其目的是要使我生活的故事更加丰满。它将书视为活生生的体验。它不是一种批评研究，也不包含一个自学纲要。

这种自我考察——因为写这本书就是一种自我考察——的结果之一便是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一个人应该书越读越少，而不是越读越多。看一眼附录就可以明白，我远远没有学者、书蛀虫，甚至“有教养的”人读过那么多书——然而我读过的书无疑比我为自己着想而应该读的书多出一百倍。据说，在美国每五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读“书”人。但是就是这样小数量的人们读的书也太多了。几乎没有一个人活得很聪明、很彻底。

曾经有，而且始终会有真正革命的书籍——也就是说，有灵感的并且激发灵感的书籍。当然，这样的书要隔很多年才会出现一次。一个人一生中能遇上少数几本就是很幸运的了，而且，这不是一些一般公众都可以拥有的书籍。它们是隐藏的宝库，可以满足那些懂得如何感染路人的才华平平之人。每个领域的大量文献都是由陈旧的思想构成的。问题——从未解决，

唉！——是，在何等程度上可以有效削减浩如烟海的便宜货。现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文盲不一定是我们中间最不聪颖的人。

如果一个人寻求的是知识或学问，那么他最好直接到源头上去。这源头不是学者或哲学家，不是大师、圣贤或教师，而是生活本身——对生活的直接体验。艺术也是这样。在艺术中，我们也可以不要“大师”。当我说生活的时候，我心中想的无疑是另一种生活，和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生活不一样。我想的是D·H·劳伦斯在《伊特鲁里亚地区》^①中所谈到的那种生活。或者是亨利·亚当斯所说的圣母玛丽亚在沙特尔拥有最高权威时的那种。

在这个相信一切都有一条捷径可走的年代，应该学习的最了不起的一课是：从长远观点看，最困难的道路也是最容易的道路。书中阐述的一切，显得十分生动而有意义的一切，不过是这一切缘由的些微部分，利用这些东西是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的。我们的全部教育理论都建立在这样一种荒唐看法上：我们必须同水打交道以前先在陆地上学会游泳。这适用于从事艺术生涯，也适用于追求知识。人们仍然被教导要通过研究别人的著作或通过制定永远不打算付之实施的计划或方案来进行创造。写作的艺术是在课堂里教出来的，而不是深入到生活中去获得。学生们拿到的，仍然是被认为适合各种气质、各种才智的模型。无怪乎我们造就的是比作家更强的工程师，比画家更强的工业专家。

我同书的交往，我同其他生活现象或思想现象的关系，我都等而视之。所有交往和关系都是要使你完整，而不是使你孤

① 由马丁·塞克尔出版，伦敦，1932年。见第88至93页。



立。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书才像树木、星星或大粪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对书本身并不怀有敬意。我也不把作者看得有多么特殊，享有多大的特权。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并不更好，也并不更坏。他们利用给予他们的权力，就像其他各界的人士一样。如果说，我有时为他们辩护——作为一个阶层——这是因为我相信，至少在我们的社会里，他们从来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尤其是那些伟大的作者，几乎总是被当做替罪羊来对待。

用读者的眼光来看我自己，就像看一个拼命在莽林中夺路而走的人一样。无疑，生活在莽林的中心，我学到了一些关于莽林的东西。可是我的目的决不是生活在莽林中——而是要摆脱它！这是我的坚定信念：不必要首先栖息于这书的莽林之中。生活本身就完全是一座莽林——至少可以说，一座非常真实的、非常能增进知识的莽林。但是你会问，当我们奋力行进在莽林中的时候，书不可以是一个帮手、一个向导吗？“维持不了多久的，”拿破仑说，“那个事先知道要去哪里的人。”

写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对应该受到尊敬的东西表示敬意，这是一个我事先就知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是我做得很恰当，我就得跪下来谢天谢地了。驱使我做这项徒劳工作的主要动机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一般来说，我们对决定一个作家的生活与著作的发展方向的种种影响了解得真是太少太少了。傲慢自负的批评家把真实的图画歪曲得面目全非。作者无论自认为如何真实，总是难免要掩饰一下画面。而对事物有着偏狭看法的心理学家只会加深画面的模糊性。作为一个作者，我并不认为自己不受这条规则的支配。我也因为改变、歪曲、掩饰事实——如果有“事实”的话——而感到内疚。但是我有意识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也许努力得过分了。如果说，我不是

始终站在美、真、智慧、和谐及不断演化着的完美一边，那我也是在从事着揭示的工作。在这部著作中，我将抛出新的资料，供人们判断、分析，或者接受，或者为了欣赏而欣赏。自然，我不可能谈论我一生中读过的全部书籍，或者仅仅是全部有意义的书籍。不过我确实打算不断写有关书和作者的问题，直到我（就我自己而言）穷尽了这一现实领域的重要性。

从事这项徒劳的工作，列出我记得起来我曾读过的所有书籍，这给予我极大的乐趣与满足。我不知道有哪个作者曾疯癫到要进行这种尝试的地步。也许我的书目会引起更多的困惑，但是其目的并非如此。那些懂得如何来观察一个人的人，也懂得如何来读他的书。对于这些人来说，我的书目是不言而喻的。

在写到歌德的“非道德主义”时，儒勒·德·戈蒂埃说——我相信他是引用了歌德的话：“真正的怀旧应该始终是创造性的，并且应该创造出一件更好的新事物。”在本书的核心中有一种真正的怀旧。这不是一种对过去本身的怀旧，就像有时候会有情况那样，而且也不是对无法恢复之物的怀旧；这是对最充分地体验的时刻的怀旧。这些时刻有时候是通过同书的接触，有时候是通过同我称之为“活生生的书”的男男女女的接触而出现的。有时候，这是一种对我与之一起成长起来的那些男孩们的友谊的怀念，而把我和他们联接在一起的最强有力的纽带之一便是——书（然而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无论这些回忆多么清晰，多么具有再现的活力，却无法同关于我与我以前那些活偶像在一起度过的日子的回忆相比，那些孩子们——对我来说仍然是孩子！——他们有着不朽的名字：约翰尼·保尔，埃迪·卡尔尼、莱斯特·瑞尔顿、约翰尼·邓恩和吉米·邓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我曾看见他拿着一本书，或者同书有一丁点



儿关系)。无论是歌德说的也好，还是德·戈蒂埃说的也好，我都十分坚定地相信，真正的怀旧必然始终是创造性的，必然导致更好的新事物的创造。如果仅仅是重复过去，无论是以书的形式，人的形式，还是事件的形式，我的任务都将是徒劳无益的。附录中列出的书单也许看上去毫无生气，但它对某些相同类型的人来说，会证明是用以开启他们往昔活生生的欢乐与富足时刻的钥匙。

我费心思来写一个序言，这对读者来说始终是一件令人生厌的事情。可我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我第五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重写序言的理由之一，是担心此书的完成会遭到某个意外事件的破坏。这第一卷完成后，我马上得着手写《殉色三部曲》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最艰巨的任务，一个我已经躲避了好几年的任务。所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想就我计划或希望在以后几卷中写的某些事情作出一个暗示。

自然，在我开始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我心中有某种灵活的计划。然而，跟建筑师不一样，一个作者在建造他的大厦的过程中经常放弃他的蓝图。对于作家来说，一本书是要被经历的东西，是一种体验，而不是要按照法则和规范来执行的一项计划。总之，无论我原先的计划剩下了一些什么，它已变得像一个蜘蛛网一样薄弱而又复杂。只是在结束这一卷的时候我才明白，关于某些作者，某些主题，我有多少东西想说，而且必须得说，虽然其中有一些我已经有所涉及，例如，无论我多么经常地提到艾利·富尔，我却从来没有说出，而且也许永远也不会说出我关于他想说的一切。我也决不会穷尽关于布莱斯·桑德拉尔的主题。然后还有塞利纳，我们同时代人当中的一位巨人，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对他进行探讨。至于瑞德·哈格德，我

对他这个人，尤其对他的《阿耶莎》，即《她》的续集，我肯定有更多的话要说。在谈到爱默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梅特林克、克努特·汉姆生、G·A·亨蒂的时候，我知道我决不会说出我关于他们的定论。例如，一个像《大审判官》或者《永远的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我特别喜爱的一部——的主题似乎就要求有本身各不相同的一些书来谈论。也许当我谈到别尔佳耶夫以及十九世纪那一大帮显贵的俄国作家，那些有着末世论天赋的人的时候，我将抽出时间来说一说我二十多年来一直要说的某些事情。^① 然后还有马奎斯·德·萨德，全部文学中最受诋毁、毁誉、误解——故意、任意误解——的人物之一。该是我认真对待他的时候了！在他后面，而且使他相形见

① 有一个美国人，我将其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这便是杰克·伦敦。扫一眼他由利奥纳德·D·阿伯特编辑的《造反文集》，我就想起只要一听到杰克·伦敦的名字，就会使我，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产生巨大的震撼。对我们这些渴望生活的人来说，他是一道灿烂之光，为他的革命热情，也同样为他疯狂的冒险生涯而由衷崇敬。然而在利奥纳德·阿伯特的导言中读到，在1905年（！）杰克·伦敦宣称：“现在这里革命已经来临。有谁能制止它！”这有多奇怪！读到他对全美国的大学生所作的论“革命”的著名演讲的开头那些话——它究竟如何发生？——谈到当时全世界招募到造反大军中的七百万男女，这有多奇怪！听一听杰克·伦敦的话吧：

“世界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像这场革命这样的事情。在它和美国革命或法国革命之间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它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其他革命与它相比，就像小行星与太阳之比。这样的革命举世无双，是一个历史上充满革命的世界上的第一场世界革命。而且不仅如此，因为这是将成为一场世界运动的第一场有组织的人的运动，只有这个行星的范围才能限制住它的发展。这场革命在许多方面都跟所有其他革命不一样。它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不是一种大众不满情绪燃起的火焰，在一天之间烧起，一天之间熄灭……”

杰克·伦敦大概是靠笔耕发财的最初一批美国人之一，他于1916年退出社会党，指责它缺乏火与战斗。人们不知道他如果今天还活着，会对那场“革命”说些什么样的话。

绌的，是基勒·德·雷的形象，整个欧洲历史上最光荣、最邪恶、最谜一般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之一。在给彼埃尔·莱斯丹的信中，我说我还没有得到一本关于基勒·德·雷的好书。与此同时，一位好朋友从巴黎给我寄来了一本，我读完了它。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本书；它叫《基勒·德·雷和他的时代》，作者是乔治·莫尼耶^①。

这里还有几本书和几个作者我将来打算加以考虑：《聪明的信使》的作者阿格依·布莱克伍德，我认为这是一部最非同寻常的心理分析小说，使这一类主题相形见绌；希莱尔·贝洛克的《通向罗马之路》，这是我早年特别喜爱的一本书，而且这种喜爱经久不衰：每当我读了开头几页，我就高兴得跳起来：“赞美这本书吧！”瑞德·哈格德、叶芝、丁尼生、奥斯卡·王尔德的同时代人玛丽·科莱利，她在一封写给艾汶河畔斯特拉福镇教区教堂牧师的信中谈到她自己：“关于圣经，我认为没有一个女人把它研究得像我一样深刻，一样虔诚，或者请让我说，比我更深刻，更虔诚。”我当然还要写到勒内·卡耶，进入廷巴克图而生还的第一个白人；他的故事，经加尔布雷斯·韦尔奇在《揭开廷巴克图的面纱》中加以叙述，在我看来是现代最伟大的冒险故事。还有诺查丹玛斯，坚柯·拉夫林，保尔·布伦登，贝玑，乌斯本斯基的《追寻奇迹——圣贤来信》，费

^① 在巴黎，大约是1931或1932年，理查德·托马给了我一本他的有关基勒·德·雷的书，叫做《最大的悲剧》。几星期前，我收到了这本书的再版本，是作为一部匿名著作出版的，书名叫《经作者许可的改写本——第三部——蓝宝石书》。重读这本书，我深感羞愧，我竟会忘记这部著作的活力与辉煌。我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诗的辩解，或者说一种赞歌或颂歌，只有51页的篇幅，体裁上独一无二，非常真实，只有高度富于想象的作品才能做到这样。它是原作的节略本。对不起了，同时也祝贺你，朋友！

希纳的《死后之生》，克罗德·霍顿的形而上学小说，西利尔·康诺利的《不食言的敌人》（另一本关于书的书），欧仁·乔拉斯所谓的夜的语言，多纳德·凯荷关于飞碟、控制论、排除有害印象精神治疗法、无意义的重要性、复活与升天的主题的书，此外，还有卡洛·斯瓦雷斯（即写有关克利希那穆尔提的书的同一位作者）最近出的一本书，书名叫《犹太—基督教神话》。

我还要——就像毕加索说的那样：“为什么不呢？”——阐述文学中的“色情淫秽”主题。事实上，我关于这个主题已经写了不少页数，我把它留给第二卷。在此期间，我非常需要权威性的资料。例如，我想知道，有世以来的伟大色情书籍是哪些。（我只知道很少几本。）谁仍然被视为“下流”作家？他们的书流传有多广？主要在什么地方？以何种语言？我只能想起三位大作家，他们的著作在英国和美国仍然遭到禁止，而且只是他们的某些著作，不是全部。我指的是马奎斯·德·萨德（他最轰动的著作在法国仍然遭禁），阿雷蒂诺，D·H·劳伦斯。那么雷斯蒂夫·德·拉·布列托尼的情况怎么样？关于他，一个叫做J·瑞沃斯·恰尔兹的美国人汇编了一大卷“证据与审判”。而英语中第一部色情小说《芳妮·希尔的回忆》又怎么样了呢？如果它如此“令人生厌”，那么为什么它至今还没有成为一部“经典”，在杂货店、火车站及其他合法的地方大量销售呢？它从最初发表以来差不多二百年了，每个在巴黎的美国旅游者都很了解，它从来没有售完过。

然而很奇怪的是，在写这第一卷期间我寻找的所有书籍中，有两本我最需要的却没有找到：著名的《阿那卡利普西斯》的作者戈德弗雷·希金斯爵士所著《钉在十字架上的十三位救主》和不久前在枫丹白露去世的波兰诗人O.V. 米沃什所

著《启示录入门》。我也没有得到过一本关于儿童十字军的好书。

在谈起好杂志的时候，有三本杂志我忘记提到了：《青年》、《敌人》（由那位令人惊异的鬼精灵温汉姆·刘易斯担任主编）和戈登·克莱格的《假面具》。

现在要说一说本书所献给的那个人——劳伦斯·克拉克·鲍威尔。这个人比我有幸遇到的任何一个人人都更懂得书。有一次造访大瑟尔的时候，他建议我（为他，若不是为别人的话）写一本小书，谈谈我同书打交道的体验。几个月以后，一直潜伏着的种子终于生了根。在写了大约五十页以后，我知道自己决不会满足于对这一主题的概要描述。鲍威尔无疑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很狡猾，或者说很谨慎地不说出来。我欠拉里^①·鲍威尔很多很多。例如有一次，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意味着对一种错误态度的纠正：我现在能够把图书管理员看做人类，有时候还是非常有生气的人类，能证明是我们当中的动力，这得归功于他。当然，与他相比，没有一个图书管理员会更加热情地把书变成我们一部分活生生的生活，现在的书都不是我们生活的活生生的一部分。也没有哪个图书管理员比他给过我更大的直接帮助。我向他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他不充分而一丝不苟地作出回答的。事实上任何一种要求他都从未拒绝过。假如本书证明是一种失败，那也不是他的错。

在这里，我必须关于提供过这样那样帮助的其他人补充说几句话。首先是纽约切斯特港的但丁·T·扎加热尼。你，但丁，我从未见过面，我怎样才能对你为我所做的——而且是自愿做的——所有艰巨劳动表示我深深的感激呢？我一想到其中

① 劳伦斯的昵称。

有一些是多么单调乏味的工作就感到脸红。此外，你还坚持把一些你最珍贵的书送给我——因为你认为我比你更需要它们。而且你提了多么有益的建议，多么细致周到的校订！所有的事都做得那么谨慎、圆满、谦虚、投入。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应该说明的是，当我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感到有好几百本书我需要借或拥有。由于没有钱买，我惟一的依靠是列出一张书单，在朋友和熟人中间，以及在我的读者们中间散发。我在本卷末尾列出姓名的那些男男女女给了我所需要的书。其中有许多只是读者，我通过通信才认识他们的。而那些最能够送给我急需之书的“朋友”，我所指望的人，却没有满足我的需要。这种经历始终是富于启发性的。有负于你的朋友总是被新朋友所替代，他们会在关键时刻，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一个作者为他的劳动而得到的少数报酬之一，便是一位读者变成一个热情的朋友，同你结下私交。一个作者所经历的少数快乐之一，便是从一位陌生读者那里得到了正是他在等待的礼物。我认为，每一个真诚的作家在他的读者当中都拥有成百或许成千个这样的不知名的朋友。也许有，而且也无疑有一些作者不需要他们的读者，只需要购买他们的书的人。我的情况有点不同。我需要每一个人。我是一个借入者，也是一个借出者。我利用自愿提供帮助的任何人，所有的人。不接受这些好意，我会感到羞愧。最近的一次好意来自一位耶鲁的大学生多纳德·A·宣恩。我写过一封信给那里法语系的昂利·佩尔教授，我在信中恳请找一名文书方面的助手，那位年轻人在将信归档时读了我的信，自发提出要提供服务。（了不起的姿态！Sehr Schön！〔德文：太好了！这个 Schön 和那个学生的姓“宣恩”

是同一个词——译者))

有一个适合的例子是萨克拉门托的约翰·基蒂斯的偶然出现。因为要求一张签过名的照片，于是就有了一次简单的书信往来，然后便是一次造访和大量的礼物。约翰·基蒂斯（原先叫梅斯塔基蒂斯）是一个希腊人，这很说明问题。但是这不说明一切。我不知道我更感激哪一点，是他抱来放在我书桌上的大量书籍（其中一些非常难觅）呢，还是源源不断送来的礼物，他母亲织的纯羊毛和尼龙的袜子、套衫、裤子、帽子，以及这儿那儿买来的其他衣着用品，他祖母或姑妈制作的希腊点心（真是些美味食品！），一听听哈尔瓦甜食，一罐罐树脂，儿童玩的玩具，书写用品（纸，各种信封，上面印有我姓名地址的明信片，复写纸，铅笔，吸墨用具），传单和通告，洗礼用的毛巾（他父亲是一名教士），枣子和各种各样的硬壳果，新鲜的无花果、橙子、苹果，甚至石榴（全来自那虚构的“农场”），更不用说他为我打的字，进行的印刷（例如《再见波光闪烁》），他买的水彩颜色，他供应给我的纸和颜料，他自愿跑腿的差使，他为我出售的书（把他的其他库存全部扔出去，给自己打出了“亨利·米勒之家”的招牌），他为我买的轮胎，他提议要给我弄来的音乐（唱片，乐谱，录音带），等等，等等，没有止境……我将如何报答这样的慷慨？如何偿还这一切？

不言而喻，我相信我会欢迎本书的读者指出任何一种错误、疏漏、歪曲或判断不公。我完全意识到，本书因为是“关于书的”，所以它会来到许多以前从未读过我著作的人手中。我希望他们传播好话，不是关于本书，而是关于他们热爱的书。我们的世界正迅速接近尾声；一个新世界将要开始。如果它将繁荣昌盛，就得靠行动和信念。言必信，行必果。

今天在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毫无忧虑恐惧地看待不久的

将来。如果在我最近读过的所有那些书当中有一本我可以看做含有慰藉、和平、灵感、崇高等言辞的，那它就是亨利·亚当斯的《圣米歇尔山与特许状》。尤其是涉及特许状与圣母玛丽亚的那几章。每次提到“女王”都是情绪高昂，威风凛凛。让我引用恰到好处的一段——第194页^①：

她实际上在那里——不是一种象征，也不是一种幻觉，而是实实在在的，下凡来完成她仁慈的使命，她以奇迹证明，她倾听我们每一个人的说话，或者仅用她的在场就使我们的祈祷应验，她的在场使我们的激动得以平静，就像一位母亲的在场使她的孩子得以平静一样。她在那里俨然是女王，而不仅仅是调解者。她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致对她来说，我们凡人之间的差别根本算不了什么。彼埃尔·莫克莱尔克，菲利浦·胡雷佩尔以及他们的兵士都害怕她，主教本人在她面前从来就不是十分自在；然而对农民、乞丐、苦恼人来说，对她权力的这种意识和镇定感胜过主动的同情。受着无法表达的痛苦的人们——他们被压迫得无声无息，超越了痛苦——不要流露情绪——没有流血的心——不在十字架脚下哭泣——没有歇斯底里——无话可说！他们要见上帝，要知道他正照看着他的拥有。

有一些作家，例如这一位，使我们富有——而其他作家则使我们贫乏。但是无论怎么样，总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进

① 引自霍顿·米弗林公司版，波士顿与纽约，1933年。

行。无论我们使人富有或贫乏，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我们这些作者，我们这些文人，我们这些舞文弄墨者，总是在得到一大帮不知名的个人——那些注视着，祈祷着，也就是说，祈祷着要我们揭示我们当中的真理的男男女女——的支持、捍卫、维护、充实及捐助。没有人知道这一大帮人到底有多少。没有一个艺术家拥有过整个活生生的人类。我们在同一条河川里游泳，我们饮的是同一个源泉，然而，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我们每隔多少时间或者在多深的程度上意识到共同的需要呢？如果写书是要归还我们从生活的谷仓中，从不知名的兄弟姐妹那里取走的东西，那么我要说：“让我们写更多的书吧！”

在这部著作的第二卷里，我尤其要写到色情和淫秽的问题，写到基勒·德·雷，哈格德的《阿耶莎》，玛丽·科莱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审判官》，塞利纳，梅特林克，别尔佳耶夫，克罗德·霍顿，马拉帕尔泰。凡提到我各部书中引用的所有书和作者的地方，都将有索引包括在第二卷中。

亨利·米勒



目 录

序 言	(1)
1. 它们生气勃勃地同我交谈	(1)
2. 早年的阅读	(21)
3. 布莱斯·桑德拉尔	(42)
4. 瑞德·哈格德	(71)
5. 让·吉奥诺	(94)
6. 影响	(122)
7. 活生生的书	(130)
8. 《我一生的岁月》	(146)
9. 克利希那穆尔提	(155)
10. 亚伯拉罕平原	(170)
11. 《我心中的故事》	(185)
12. 致皮埃尔·莱斯坦的信	(215)
13. 在厕所里读书	(298)
14. 戏剧	(325)
附录:	
1. 对我影响最大的 100 本书	(361)

目 录 我一生中的书

2. 我还打算读的书	(365)
3. 向我提供书的朋友们	(367)
作者的话	(370)